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明達兄弟投誠

詞曰：世事常有變，英雄能弱能強，從來海水斗難量。壯懷昭日月，浩氣凜秋霜。  
不計今朝兇吉，那知他日興亡，忠肝義膽豈尋常。拼身入虎穴，冒險探豺狼。

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楊虎大怒，命左右將牛皋推出斬首。當有元帥花普方跪下稟道：「主公暫息雷霆之怒。這牛皋是一員勇將，乃是岳飛的結義弟兄，那岳飛是個最重義氣的人，不如將他監禁在此，使岳飛心持兩端，那時勸他歸順了主公，何愁宋朝天下不是主公的？」楊虎依言，就命把乾衣與牛皋換了，帶去收禁，衣甲兵器貯庫。花普方拜辭了楊虎下殿。

列位，你道楊虎一個草強盜，怎麼也有殿呢？祇因他本事高強，佔了洞庭山，山上有的是木頭，出的是石頭。那山上原有個關帝殿，他就收拾起來做了王殿。聚些木石，一般的造起後宮庫房，一應衙門房屋。當時將牛皋收入監內。

到了次日，花普方備了酒食，帶了從人來到監門。守監軍士迎接進去，在那三間草廳上坐定，便問：「牛翁在那裡？說我要見。」軍士領命，來到後邊牢房裡來稟道：「花元帥請牛翁相見。」牛皋喝道：「好打的狗頭！他不進來，難道叫我老爺去迎接他不成？」軍士無奈，祇得出來跪下，直言稟復。

花普方祇得自己走進來道：「牛將軍見禮了。」牛皋道：「罷了。」花普方命左右過來，與牛翁去了刑具。軍士答應，將刑具去了。花普方道：「小弟慕兄大名已久，今見兄仗義不屈，果然是個好漢！今欲與兄結為兄弟，不知可否？」牛皋道：「本不該收你，我也是響馬出身，做過公道大王的，收你做個兄弟罷！」花普方就拜牛皋為兄，起來坐在旁邊，說道：「既蒙不棄，早晚還要哥哥教些武藝。」牛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花普方遂命從人：「抬進酒饌來，我與牛翁談心。」

不一時，從人搬進來擺下。花普方斟酒送與牛皋，兩人對坐，飲到三杯。牛皋開言道：「花兄弟，你今既與我做了兄弟，我須要把正經話對你說。目下康王在金陵登位，是個好皇帝。我家岳飛大哥是天下無雙的好漢，況有一班弟兄都是英雄，不日就要殺到黃龍府去，迎請二聖還朝。在生封妻蔭子，過世萬古揚名。你那楊虎不過是個無名草寇，成得甚大事來？你何不棄暗投明，歸降宋朝，自然封你官職，一同建功立業，強如在此幫那強盜摸雞偷狗的，一旦有失，落得個罵名千古，豈不枉了你一世的英雄！」那花普方一心原想來勸牛皋歸順，不道反被牛皋先說了去，倒弄得一時做聲不得，祇得勉強答應道：「今日我們且講吃酒，別事另容商議。」

兩個又吃了一回。花普方暗想：「且探探他兵勢如何？」便問道：「大哥說的岳飛不知怎生了得，手下戰將，像大哥這樣的有幾位？」牛皋暗想：「他不敢說我投降，將探我營中的虛實，且待我嚇他一嚇！」便道：「兄弟，你不曾見過我那岳大哥，生得貌似天神，身材雄偉，如今生了些鬚鬚。向在汴京槍挑了小梁王，天下聞名，人人知道。目今新天子拜為都元帥之職，即日就要來掃蕩你們的山寨，賢弟須要小心些！若說那些副將，有湯懷，也愛穿白，亦學用槍，與大哥差不多本事，祇少幾根鬚鬚；還有張顯，身長力大，使得好鉤連槍，真個神出鬼沒；還有王貴，紅馬金刀，曾在汴京力誅太行山王善，那個不曉得！其餘是施全、周興、趙雲、梁興、吉青，並有那梁山泊好漢的子孫張國祥、董芳、阮良等，那一個不是□分本事！我岳大哥領的這□萬八百大兵，有名的叫做『長勝軍』，從不曾打敗仗的。若說愚兄這樣的本事，還不如我大哥的馬前張保、馬後王橫哩！」花普方聽了這一席話，半信半疑，看那牛皋是個莽漢，這話祇怕倒也不假，祇得隨口贊揚了幾句，便起身告辭道：「今日幸蒙教誨，閑時再來奉陪。」牛皋道：「賢弟請便。」花普方告退出去。這裡軍士就跟上來稟道：「小的們干係！」牛皋道：「我曉得，拿來上了。」眾軍士叩了頭，依舊把刑具上了。這牛皋拘禁在洞庭山上，不知幾時纔脫離此難？且按下慢表。

卻說那岳元帥率領大兵，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太湖，早有湯懷等出營迎接。元帥見了三個人，獨不見牛皋，心下好生疑惑，祇因初到，不便動問，且傳令安營。祇聽得撲通通三聲炮響，安下營寨。岳元帥在營中坐定，地方官都來參見過了。眾將士站立兩旁。岳翁就問牛皋在何處？湯懷就將他酒醉行船、被賊拿去之事說了一遍。元帥心中好生煩惱，少停退到後營，坐了一會，又想了一會，叫張保：「去請湯老爺來。」張保答應一聲，即去請了湯懷到後營來，見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愚兄明日要假充作老弟，親往賊營去探聽虛實並牛兄弟的消息。賢弟可代愚兄護持帥印，祇說我身子不快，不能昇帳。」湯懷道：「哥哥為國家之棟梁，如何身入重地？」岳元帥道：「賢弟放心！我去自有主見，決無妨礙。」湯懷領命回營，心下好不著急。

到了次日，岳元帥把戰書寫就，帶了張保，王橫，悄悄的到水口，下了小船，徑望他水寨而行。將次到寨，那守寨的嘍囉就喝問道：「甚麼船？」張保立在船頭上答道：「是岳元帥帳前統制湯懷老爺，元帥差來下戰書的。」嘍囉道：「且住著！待稟過了大王，然後擺船。」

那嘍囉忙報上關，把關頭目聽了，直到殿前跪下稟道：「稟上大王，今有岳元帥差副將湯懷來下戰書，不敢擅入，候令定奪。」楊虎即命傳宣官：「宣他進來。」當時小嘍囉就開了水寨柵門，放那岳元帥的小船進來泊好。

岳翁命王橫看船，自己同著張保上岸。細看山勢，果然雄險。上面又將大石堆砌三關，內有旗幡招展。早有傳宣官來至關口，傳令：「大王宣來將進見。」隨引了岳翁來到殿前，張保自在殿門外等候。

岳翁進殿跪下道：「小將湯懷，奉主帥之命有書呈上大王。」楊虎道：「既是一員副將，請起，賜坐。」岳翁謝了，就坐在下邊。楊虎將戰書看過，即在原書後批著：「准於五日後交兵。」正要將戰書交還，又將岳翁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人好像在何處見過？」一時間想不起來，想了一會：「這個人好像那年在武場內槍挑梁王的岳飛。莫非就是他，生了些鬚鬚？不要當面錯過了。」就暗暗差人到監中，取出牛皋來。這裡楊虎又與岳翁盤問一番，岳翁隨機閑講了一會。

不多幾時，牛皋已到了殿門首。張保大驚，慌忙過來跪下道：「小人叩頭。」牛皋道：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跟隨湯懷老爺在此下戰書。」牛皋也不再言，進來望見岳翁坐著，暗暗叫苦，一直到殿上，看著楊虎道：「你叫老爺出來做甚麼？」楊虎道：「喚你出來，非為別事。你營中有人在此，你可寄個信去，叫他們早早投降，免得誅戮。」牛皋道：「來人在那裡？」岳翁嚇得魂不附體，暗道：「這道罷了！」

那裡曉得牛皋看了岳翁，叫道：「原來是湯懷哥！你回營去多拜上岳大哥，說我牛皋誤被這草寇所擒，死了也名垂竹帛、揚名後世的。他若是拿住了這逆賊，與我報仇罷了！」說罷，就指著楊虎罵道：「毛賊！我信已寄了，快把我殺了罷！」楊虎吩咐：「將牛皋仍舊帶去收監。湯將軍你回去，可致意你家元帥，牛皋雖被擒來，未曾殺害。你元帥若肯歸順孤家，不失封侯富貴，若要交兵，恐一時失手，斷送了一世的英名，豈不可惜！叫他早早商量，休要後悔！」岳翁拜辭了楊虎出殿，帶了張保一路出來。王橫接著，岳翁上了小船，小嘍囉開了水柵，出湖一路回營。

恰好那花普方往西洞庭送糧回來，見過大王繳旨。楊虎道：「方纔岳元帥差一員副將湯懷來下戰書，元帥若早來，會會他也好。」花普方道：「那湯懷怎麼樣一個人品？」楊虎便將面貌身材說了一遍。花普方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恐怕是岳飛，假裝做湯懷，來探我的虛實。」楊虎道：「我也有些疑心，所以叫牛皋出來問過。」花普方道：「主公不知，那岳飛必有人帶來，或者看見過就遞了消息，亦未可知。如今既去不遠，待臣去拿他轉來。」楊虎道：「不論是真是假，卿家速去拿他轉來便了。」

花普方領令出來，忙到水寨，放一隻三道桅的大船，扯滿風篷追上來。花普方立在船頭上，大叫：「岳飛你走那裡去，俺花普方來也！」岳翁回頭見來船將近，叫張保取過彈弓來，喝聲：「花普方，叫你看本帥的神彈！」一面說，撲的一彈，正打在桅上溜頭裡，把風篷索塞住。那風篷上不得，下不得，把個船橫將轉來。岳翁又喚王橫，取過火箭來，又叫一聲：「花普方，再看本帥的

神箭！」颼颼的連射了三支火箭，那篷上霎時火起，燒將起來。岳爺又叫：「花普方，看本帥這一彈，要打你左眼珠！」花普方嚇得魂飛膽喪，往後亂跑，忙忙的叫軍士砍倒桅杆，救火不及，那裡還敢追來。

岳元帥安安穩穩到水口，上岸回營。眾弟兄接進營中，參見問安。元帥將上項事說了一遍，眾人道：「求元帥早早開兵，相救牛兄弟便好。」元帥道：「我看賊勢猖獗，且在湖水中央，若堅守不出，一時怎能破得？」

正在論說間，有傳宣來稟：「有兩個漁戶求見元帥。」岳爺暗想：「漁戶求見，不知何故？」即命進見。那傳宣領令，遂同漁翁來至帳中，跪下叩頭。元帥一看見那二人眉粗眼大，膀闊身長，便問：「你二位姓甚名誰？到此何幹？」漁翁道：「小人耿明初，這是兄弟耿明達。我兄弟兩個原住在這裡太湖邊，靠著打漁過活。那一年來了這個楊虎，聚集人眾，霸佔了洞庭山，就不容人在湖內打漁，因此小人和他打過了幾仗。這楊虎本事高強，小的兩個勝不得他，他也贏不得小人，就與小人結為兄弟，單許我二人在湖內捉魚。他幾次差人來邀小的入伙，祇因老母在家，恐他受不得驚嚇，因此力辭不去。如今聞得大老爺來征剿太湖，我兄弟二人思想捉魚怎得出身，故此特地來投在麾下，做個小卒，望大老爺收錄！」岳元帥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二人是個識時務的俊傑了，快請起來！」就命親隨：「可引二位到後營更衣相見。」耿家弟兄就謝了起來，同家丁到後營換了衣服，出來重新向岳元帥行禮，跪將下去。元帥雙手扶起道：「你二位既來與國家出力，我和你是一殿之臣，何須行此大禮？你看兩邊副將皆與本帥結為兄弟，今二位亦與本帥結義便了。」耿家弟兄再三推辭，眾將道：「我們皆是如此的。」耿家弟兄推辭不過，祇得對拜了幾拜，又與眾將一一見過了禮。元帥吩咐安排慶賀筵席，合營眾將俱各開懷暢飲。

飲至半酣，岳爺向耿明初問道：「二位賢弟既與楊虎相交，必知他用兵虛實，有何本領，就佔得太湖，官兵就奈何他不得？」耿明初道：「元帥不知，這楊虎水裡本事甚好，岸上陸戰卻是有限。手下眾將，祇有元帥花普方、先行許賓兩個厲害些，其餘也俱平常。但是他有四隊兵船，分厲害，所以官兵不能勝他。元帥交兵之際，也須要小心提防。」元帥道：「甚麼兵船，就說得這等的厲害？」耿明初道：「他第一隊有五□號，名為『炮火船』。船上四面架著炮火，交戰之時把火點著，一齊施放起來，甚難招架；第二隊名為『弩樓船』，也有五□號。頭尾俱有水車，四圍用竹笆這護，軍士踏動如飛，那船面上豎立弩樓，弩樓上俱用生牛皮做成擋牌，軍士在上放箭。弩樓下軍士亦用擋牌護體，各執長刀砍人，所以官兵不能攔擋。」元帥道：「第三隊何如？」耿明達接口道：「那第三隊五□號，叫做『水鬼船』。船內水鬼，俱是在漳、泉州近海地方聘請來的，他在水底下可以伏得七日七夜，捉的魚也就是這等生吃了。若遇交戰的時節，那些水鬼跳下水去，將敵船船底鑿通，灌進水去，那船豈不沉了？他就是這三隊兵船厲害，若能破得，這第四隊楊虎自領的戰船，不足為慮了。」元帥道：「若非二位賢弟到此，本帥那知這些就裡？此乃天子之洪福也！」當時說說笑笑，各人盡歡方散。另紮後營，與耿氏弟兄安歇。

岳爺自向帳中安寢，尋思一計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悄悄來到後營，耿氏弟兄連忙接進坐定，問：「元帥何故早臨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有一機密事，不知二位賢弟肯一行否？」耿氏弟兄道：「蒙元帥厚恩，若有差遣，我兄弟兩個雖赴湯蹈火，亦不敢辭，求元帥令下便是。」那岳元帥對耿氏弟兄在耳上悄悄的說了幾句，有分教：虎踞深林，頃刻裡江翻海倒；蜂屯三壑，一霎時火烈煙飛。正是：將軍三箭天山定，貔貅一戰便成功。不知岳元帥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